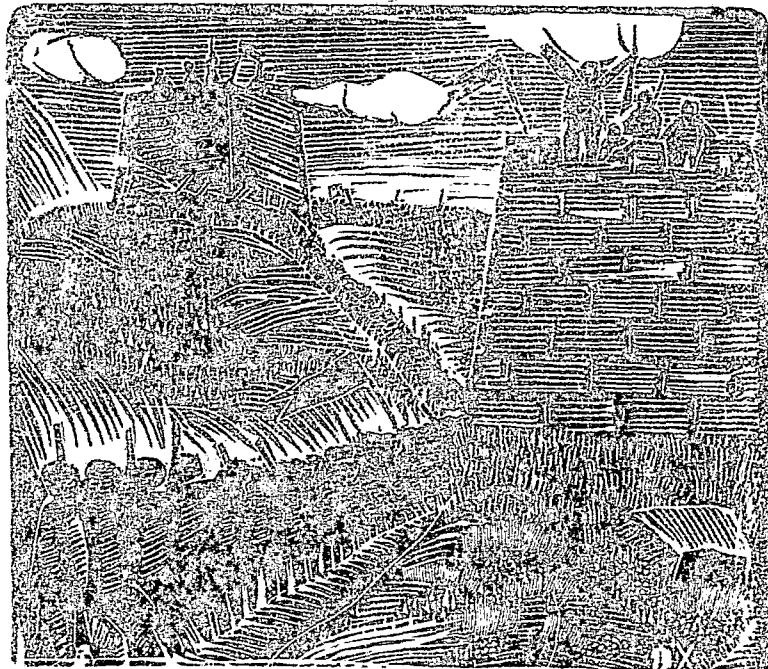


國立戲劇學校
戰時戲劇小叢書
正 反
獨幕劇 洗臺編



(第五種)

反 正

——獻給通州反正的弟兄們

地：通州

時：二十六年

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王金榜

趙班長

張炳奎

陳班長

欒金標

「人」——中央軍的代表

吳國勝

劉隊長

曾長勝

王隊長

李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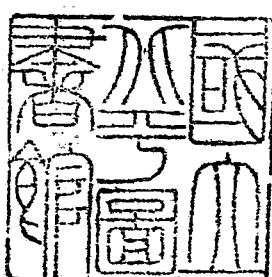
張大隊長

景：

八
六
七
二
三
一
九



3 2173 1363 8



偽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第一大隊隊本部第一隊隊長室。是一間
破舊的民房改成的。

幕開——

王金榜和張炳奎正在擦槍。姓張的很沉默，一聲也不響。姓王的，由於太興奮了，一邊擦着槍，嘴裏却哼着他生平第一傑作「定軍山」：

榜……『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助某黃忠成功勞。站立在營門，高聲叫，大小兒郎聽根苗，頭通鼓……』

外面遠遠有飛機的聲音，姓王的停了手中的工作，也止住了他的好戲。

榜（向張）喂，老張，是咱們的飛機嗎？

榜 咱們的？

唔！

奎 是中央的飛機！

喫！中央的飛機還不就是咱們的飛機。

混蛋！（並不一定是罵他）咱們現在吃的是那家的糧？

殷汝耕，呵，殷長官的。

殷汝耕做的是那一家的官？

做的是……

做的是

：反正他總是中國人哪！

他是中國人？

可不是嗎！

那末，他爲甚麼要做日本人的官呢？

：那，反正咱們總是中國人哪！

你說你是中國人，可是人家却不把你當中國人呵！

難道中央政府不要咱們了嗎？

中央政府要你——

3.

還不是，要我。

奎 要你的腦袋瓜子

一幹嗎？

你既是中國人，幹嗎你要打中國人呢？

那是，那是日本人要暗打的。

——那你爲甚麼要幫日本人打自己人呢？

所以……

金 所以？

所以咱就

所以你就不是中國人了。

所以咱就不打中國人了！

所以你就：

所以咱就擦槍 8

好了，小子，擦槍吧，別「所以」了。

榜 對，趕快擦好槍，晚上就（做了一個殺人的姿勢）……哈哈哈……

他們停止了談話，又繼續着擦槍。姓張的還是一聲不響。姓王的忍不住又哼起來了。

榜 「頭通鼓，戰飯造。二通鼓，緊戰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個個俱有賞，退後項上吃一刀，三軍與爺，歸營號。……」

奎 （已經擦好了）小子，別一通鼓二通鼓的了，我的槍已經擦好了。榜 笑話，咱也擦好了，你瞧，多漂亮。（站起身來，拿起槍對着姓張的）小娃娃，看槍！

奎 去你媽的。別樂了。趕緊把屋子收拾一下，一會兒隊長們要來開會了。

他們都放下了槍，一邊收拾着屋子。

榜 我說，老張，老是開會有甚麼用？

奎 你知道甚麼？各隊不事先聯絡好，就靠咱們這一隊，三百來個人

，有屁用！

第二隊第三隊不都打算動手嗎？

你懂得屁！

咱不懂屁，你懂屁，那末你也該告訴咱這個屁啊！

好吧，小子，告訴你吧。今天晚上隊長們在這屋裏開會，就是商量這個。

商量那個？

真他媽的「狗寶！」那個？動手啊！

隊長們先不是不贊成動手嗎？

弟兄們要動手，他們敢怎麼樣？

他們不會報告上去嗎？

哼，他們要命不要？

誰要他們的命？

弟兄們！

可是他們也怕上頭要他們的命啊！

榜金榜上頭？弟兄們動起來，連上頭也保不定有命沒有，他們敢要誰的命！

榜金榜上頭有日本人幫忙，也不能太小看他們。

日本榜金榜日本人，哼，動起手來，先就得宰了那些鬼子！

榜金榜聽，對的，可不是，叫你這麼一說，咱就明白過來了……可是，就只咱們這三隊人嗎？

榜金榜當然不止，還聯絡第二大隊跟第三大隊一塊兒動手！

榜金榜呵，那就，那就有三千多人了。

榜金榜還不止呢。
榜金榜還不止？

唔。

（高興地）哈哈，我只知道今天晚上要動手，這些情形還沒聽說過。

所以我說，你懂得屁呵！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所以我說，你懂得屁呵！
你他媽的讀過書，認過字，自然比咱懂得多，老子要哼上幾年『

孔子曰』「孟子曰』的一樣也都懂了。

去你媽的，誰叫你不去哼幾年去！

老子沒錢，哼他媽甚麼鳥？

那不活該。

糟蛋，你別拿架子，咱要生來有個好爸爸，哼上幾年洋書，咱還懶得當這份窮兵呢！

雖然已經是傍晚了，外邊却還有飛機聲在響着。

喂，老王，出去看一看是那邊的飛機。

榜 奎 榜 奎 榜 奎 用不着看，一定是中央的飛機。說真的。老子從前沒有瞧見過中央的飛機的。

中央的飛機本來就沒有到這兒來過的哩。

喝，今天早上咱可瞅着中央的飛機了，一共是六架，他媽的，真

神氣，「嘻嘻嘻」只在咱們頂上打旋；咱心裏真痛快。
誰心裏不痛快！

真的，他媽的，咱們好些個人仰着頭望了好半天，都只樂！咱們
隊長也瞧着頂高興的，也偷偷地笑。後來大隊長來了，咱們全嚇
跑了。

（因爲王金榜粗魯，怕他壞事，極力想打發他出去）喂，你出去
看看好不好。

不會的，去看看吧。

（覺得張炳奎是支使他走）嘍，你幹嗎一定要找出去呢？
沒有甚麼，我是叫你出去看看飛機。

哼，老張，你一定又要搗甚麼鬼，怕咱瞧見了，只想打發咱走。
胡說，我搗甚麼鬼？

我說老張，你太瞧不起咱了，咱王金榜雖然是個傻小子，可是，

咱絕對不當漢奸的！

（被他的話感動）好兄弟，你別誤會了，我沒有瞧不起你。
那麼你爲甚麼老想着要趕我出去呢？

奎 榜 金 榜 奎

性子急，弄壞了事，所以想叫你避一避。

呵，笑話，咱姓王的明白這些個，只要你吩咐咱怎麼做，咱要把事情弄壞了，瞧，這個腦袋交給你，砍下來喂牲口去。

奎 榜 金 榜 奎
（笑了）好吧，那麼勞你的駕，把這些傳單送到第二隊去交給鄭班長去吧。那兒離大隊長室近，可要做得機密一點。（由衣袋拿出幾張傳單）

甚麼傳單？

你拿去好了。（遞給他）

（接過傳單，一個字也不認識）喂，老張，這上邊說的甚麼？
快送去吧！

你唸給咱聽聽好不好？

奎 榜 好吧！我唸一點給你聽聽。（搶過傳單）「……親愛的弟兄們

……」

榜 是稱呼誰的？

奎 榜 稱呼咱們的。「咱们都是中國人，不能幫日本鬼子來殺自己人的。希望你們今天晚上動起手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榜 呵，是中央發的傳單？

榜 是的，快去吧！

奎 榜 好，我去。

王金榜很高興地出去了。張炳奎收拾完桌上的東西，也走進另外一間屋裏去了。屋子裏沒有一個人。

是傍晚，屋子裏光線很暗，外邊偶而有一兩聲號兵練號的聲音。靜，非常的寂靜。

過了一會，忽然通外邊的門慢慢地推開，伸進一個人頭來，四邊

打量了一會兒。見沒有人，才慢慢地輕輕地走了進來。
進來以後，他隨手就把門關上。證明這屋裏，確實沒有人了，他
才小聲向另外一個門裏，喚着：

「張炳奎，張炳奎！」

屋裏有人輕聲問着：

「誰，是誰呀？」

外邊的這一個：

「是我」

屋裏的那一個：

「是鑾金標？」

外邊這一個

「是我。」

張炳奎從裏邊出來了，四邊望了一望。
怎麼樣？來了嗎？

來了。

在那兒？

陳班長領着他，一會兒就來。

沒有人碰見吧？

沒有。

班長們呢？

也就來了。呵，張炳奎，隊長剛出去嗎？

剛出去。

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也許不會的。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誰呀？

外邊：「是我，趙得勝」

呵，趙班長來了。

變金標過去開門讓趙得勝進來，隨手又把門關上，怎麼樣？

趙得勝馬上就來。

隊長不會馬上就回來吧？

不會的。

越快越好，我們馬上決定了就好散；不然讓隊長碰見了麻煩。

對的。

說老實話，來的這位先生也真胆大，一個人敢跑到我們這兒來。

這還不是因為咱們事先約好了的。

也難說，要給隊長碰見了，也得出岔！

可不是，他：

外邊有人輕輕地敲門。

誰呀？

外邊那個人：「是我。」

是陳班長。

來了！

張炳奎走過去打開門。先進來了一個。

沒人？

沒人。

（向門外）請進來吧。

另外走進一個「人」來，張炳奎門上門。

對不住，害得你們等久了。

沒有甚麼。（向陳班長）這位是？

這位就是。

呵，好的。

前天晚上，陳同志到我們那兒接洽這件事，我們團長非常欽佩各

位愛國的熱忱，特地派兄弟今天過來具體地商量一下。

是的，我們這邊已經沒有問題了。

弟兄們的心都是一致的。

弟兄們呢？

我們這一隊的李隊長還比較好辦，其餘的……我想隊長們也不會有多大的問題的。

他們當然有許多顧慮，可是弟兄們一條心地要動手，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總得想個妥善的辦法。

我可以代表我們這一隊的弟兄們說，只要約定時間，到時候決不會變卦。

也許隊長會制止你們發動的！

那我們硬幹好了。

不，能軟化他們最好。

我想，最妥當的辦法，是弟兄們再來一次請求。

假使他們還是不答應呢？

奎人 繼人 趙人 陳人 趙人 趙人

那我們再用硬的方法包圍他們。

弄得不好，咱們就宰了他們好了。

那是最後一條路。

對，最好是先能夠用軟的方法。

僅靠我們這一隊人不夠呵！

唔，不夠的。

第二隊也不成問題，他們早就想動手了。

我看，不僅第二隊，我們這兒三大隊都不會成問題。

對了。我們三大隊一共三千多弟兄，沒有一個不早就想動手的。可是事前也得有聯絡才好。
我們分頭去接洽好了。

好的。

外邊突然有很急地敲門聲。那一位「人」很機警地往牆角一蹲。

奎

(很不自然地)誰?

外邊：「是我，快開！」

好像是王金榜。

外邊：「快開！」

打開吧？

打開？

趙班長點點頭，張炳奎慢慢地打開門。王金榜很急地碰進來，馬上回身關好門。

哎呀！你們好大的膽子呀！

怎麼？！

咱在外面聽了好半天你們都不知道。你們把咱當傻小子，你們自己才真渾蛋。

甚麼事你說呀！

咱送完傳單回來，走到門口，聽見你們正在裏邊商量着，咱就明白了。咱不好闖進來，只在外邊溜達。順便咱放着哨，防着隊長

榜 奎 榜 奎 榜

榜 奎 榜 奎 榜

回來，呵，果然，咱們隊長一會兒就來了。

衆人都嚇了一跳。蹲在牆角的那位「人」也出來了。

那怎麼辦呢？！

後來咱急了，咱就撒了一個謊，趕上去對隊長說：「大隊長剛才好像在找隊長。」隊長聽信了咱的話，就到大隊長屋裏去了。

呵？

嗯，瞧咱姓王的！

咱們快散了吧。

不成，這位先生不能出去。

對，出去一定會碰見隊長的。

那怎麼辦呢？

找一個地方藏一下吧！

那末就藏到那個屋裏去吧！

好，就藏到那個屋裏去吧，陳班長，欒金標，我們快走吧！

趙 奎 趙 奎 陳 欒 欒 奎 榜 榜

有事情，王金榜來告訴我們一聲。

好的。

準今晚動手好了，你們去準備一下。

今晚，是的。我馬上去通知他們去。

快走吧！

陳班長拉着趙班長和欒金標出去。王金榜去關上門。

先生，到那個屋裏去藏一下吧！

好的。呆一會兒，你們再抽空去跟班長們說一聲，準今晚動手。呆一會兒我去說。

呵，還有幾張傳單你們設法給隊長們看看吧。（拿出幾張傳單來）

讓咱給隊長吧，隊長知道咱不認識字的。

好吧！那末，我領這位先生藏到那屋裏去，你在外邊照料一下。好的。（接過傳單）

奎金榜 當心點！

知道。

張炳奎急忙拉着那位「人」跑進屋裏去。外邊只剩下王金榜一個人。他知道今晚動手的事情要實現了，所以格外高興；兩邊走着，嘴裏又哼起京調來：

榜（京戲的道白）『夏侯淵，我的兒，你中了老夫拖刀之計——也！』

外邊突然有人敲門，王金榜停住了京戲，朝藏着「人」的那個門口望了一下，才去打開門。門開開，進來的是大隊長的勤務兵會長勝。

榜 呵，是你這小子，把老子嚇一跳！你跑來幹嗎？

榜 張炳奎呢？
曾 不在家，你找他幹嗎？
曾 他上那兒去了？

你別管他上那兒去了，咱只問你，你找他幹嗎？

我有事要告訴他。

他不在家，你告訴咱好了。

(瞧了他一眼)不。(回身就跑。)

(一把拉住他)這小子跑甚麼？張炳奎有要緊的事出去了，你有甚麼事告訴咱，回頭咱再對他說。

(又瞧了他一眼)你可別胡說，呵！

老子不是漢奸，你放心，告訴咱是一樣的。

好吧，我告訴你，大隊長剛才在發隊長們的脾氣。

幹嗎？

他說隊長們不中用，不能管束弟兄們，讓弟兄們胡鬧。

胡鬧？

就是爲了咱們動手的事。大隊長說從今天起，弟兄們誰鬧事，就槍斃！

榜真的嗎？

曾是大隊長親口說的。他還說要處罰隊長們呢！

榜
曾
嗯。

我偷偷地來告訴你們，你囁咐大家當心一點。好，我去了。

回身往門外跑，剛到門口，與由外面回來的李隊長撞了一個滿懷，他嚇得連忙站住，叫了一聲「隊長。」

王金榜也嚇住了，叫了一聲「隊長」呆站在那裏。

李嘆，會長勝，你跑到我這兒來幹嗎？

李曾
我……
你？

（這一急，把他的聰明急出來了）呵，隊長，他檢到一張這個。

甚麼？

咱倆全不認識。

拿過來看看。

李榜
李榜
李榜

是。

(接過傳單) 那麼，會長勝你剛才那麼急着跑甚麼。

我怕……

混蛋！(看完傳單，臉上稍為有一點笑容) 好，你去吧。可別胡說甚麼，這是一張反動的傳單，你小心大隊長要你的腦袋！

呵，隊長，那不……

(急以手示意)

去吧，還在這兒嚙嚙些甚麼！

(怕他說出來了) 隊長叫你去！

是，隊長。(很勉強地出去)

(故意地) 隊長，這是甚麼？

傳單。

傳單，說的些甚麼？

是中央那邊的反動傳單。

榜李榜李榜李榜李榜李榜中央的？

唔。

是叫咱們動手的吧？

……

咱聽說……

甚麼？

聽說咱們隊上要動手了。

誰說的？

弟兄們都是這樣說的哩。

胡說，甚麼動手？

不動手？

不動手。

可是隊長，咱們不能幫日本鬼子幹呵！
爲甚麼？

榜 標 標 標 咱們中國老大老大的。

(也笑起來了)少胡說。

是呵，隊長，咱們中國人比方是薛仁貴，他們日本鬼子比方是曹操……

(又好氣又好笑)我叫你去請二隊王隊長，你去過沒有？

去過了，王隊長說八點鐘準來。

三隊劉隊長呢？

也說八點鐘準來。

唔，好的。有人來過沒有？

沒有。哦，有，第二大隊第三隊的周隊長派人送了一封信來。

在那兒？

在這兒。(由衣袋裏拿出來信給他)

快拿來。(很興奮地拆開，一口氣看完，樣子似乎很高興)

第二大隊也鬧着動手呵！

誰告訴你的？

李榜 咱聽見他們說的。

李榜 沒有這件事。

有的，隊長，他們說這個叫「反正。」隊長，這個是叫「反正」

嗎？

你爲甚麼這麼多話？！

隊長，咱們也應該學學薛仁貴去征一下「東」去。
(望了他一眼，沒理他，往藏着人的屋裏走去。)

(嚇了一跳)呵，隊長。

李榜 甚麼？

咱聽見本隊的弟兄說……

李榜 說甚麼？

他們說，今天晚上……

李榜 (走回來)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要……。

要甚麼？

要動手吧！

咱是聽來的。

(略停片刻)哼！討厭！王金榜，我告訴你，你以後再別這麼胡說了，一向我瞧着你傻頭傻腦的，我才關照你。這些日子，外邊風聲很緊，大隊長已經動了氣了，你可當心點，不要自討苦吃。可是隊長……。

少說話，聽見沒有？
是，隊長，咱以後少說話。

我有一本小地圖，是在裏面屋裏吧？

是的，你要用？

我自己去拿去吧！(預備進去)

(慌了)呵，隊長……

(不理他，一直向那門口走去)

(趕上去)隊長！

正當李隊長走到門口，忽然由裏邊走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一本

地圖那是張炳奎。

李 奎 隊長，你要的是這本地圖吧。

李 (突然發現張炳奎，一怔。接過地圖，很懷疑地望了他一眼)唔
，是這一本。

王金榜張炳奎相對地望了一望。李隊長回到桌旁，打開地圖看了
一下，張炳奎瞅着隊長沒瞧見他，急向通外邊的門走去。正到門口。

李 奎 張炳奎。

(只好停住)是，隊長。

李 奎 你剛才在我屋裏幹嗎？

……

(發現他形跡可疑) 呵，你幹嗎呀？

我……我在清理房間……

清理房間？這個時候清理房間？

是……

李奎究竟你在裏邊幹甚麼？快說！

我……

咦，說呀！

是在……清理……

李放屁，瞧你這鬼頭鬼腦的樣子。哼，你敢在我面前搗鬼。快說，
你要是不老實實地說出來，你可小心一點！

榜隊長，他……

甚麼？呵？

我……

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門外突然有一陣很亂的脚步聲音，接着有

一個人喝了一聲：「報告！」

李
（嚇了一跳）甚麼事？王金榜，你出去看看。

榜
是，隊長。

王金榜出去了，李隊長放下地圖，留神地注意着外邊。

榜
（進來）隊長，本隊的弟兄們，全體在外邊等着。要請隊長出去一下。

李
榜
等我幹嗎？

他們說有事情要向隊長報告。

李
榜
好吧（走到門口，又停住。返身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去叫他們班長來。

榜
咱剛才也是這樣說的，可是弟兄們的意思是想當面同隊長報告。豈有此理，他們有甚麼事，讓班長代表說不是一樣的嗎？去，叫班長們來！

榜
是，隊長。（出去）

李隊長皺起眉頭，來回踱了兩趟。王金榜領着三位班長，一排站在那裏，班長們全叫了一聲「隊長！」

你們有甚麼事情找我。

趙 趙 告報告隊長，弟兄們要求隊長一件事。

李 李 甚麼事？

趙 趙 弟兄們再也忍耐不住了，要動手。

李 李 動手？

孫 孫 是的，弟兄們準備今天晚上就動手。

陳 陳 今晚就動手？

孫 孫 他們說：他們都是中國人，不能帮着日本人幹。

……

他們說：他們有很多都是東北人。他們要打回老家去。

趙 趙 弟兄們要求隊長下命令。

李 李 ……你們勸過他們沒有？

趙

勸過了，可是沒有用。這主意弟兄們老早就打定了，怎麼也勸不聽的！

勸不聽？他們敢怎麼樣？

他們說只要隊長們肯反正，他們絕對服從命令。不然……

怎麼樣？

不然，……一定很麻煩。

哼，麻煩，有些甚麼麻煩。

恐怕會鬧出事來！

呵！……那麼你們的意思呢？

只好依了他們。

依了他們？

隊長，您的意思？……

最好，隊長能領導弟兄們一塊兒幹。

……今天大隊長發脾氣你們知道嗎？

趙不知道。

大隊長說：「近來隊上的紀律太壞了，從今天起要嚴厲執行，弟兄們再要鬧事，不問情由一概鎗斃！」

孫鎗斃？

對了。我希望你們把大隊長的意思轉達給弟兄們。隊長，這不比別的事，可以吓唬他們的。弟兄們恐怕不能接受這個命令。

他們不怕鎗斃？

他們說過，願意反正的就是他們的官長，不願意的就是——就是甚麼？

就是漢奸。

豈有此理，他們敢這樣胡鬧！好，你們去對他們說：大隊長的命令，不准弟兄們鬧事！

趙隊長，最好您親自去向大家說。

李 爲甚麼？

趙 弟兄們聽了這樣的命令，恐怕會鬧出事來。

李 不要緊，你去對他們說好了，你就說是我說的。

趙 隊長……

李 去，出了事有我負責。

趙 ……好吧。

趙 班長出去，在外面大聲地說。

「隊長有命令，凡是鬧事的弟兄，一概鎗斃！」話剛一說完，外邊的士兵們就怒吼起來：

「鎗斃，我們不怕！」

「我們要反正，不反正就是漢奸！」

「反正！」

「打倒漢奸！」

「我們不接受這個命令！」

「……」

屋子裏的人都沒有出聲，李隊長皺了皺眉，挺起胸脯走到門口，打開門，向外邊！

「不許鬧！不許鬧！是誰？是誰在鬧？」
外邊有一個士兵：「是我。」

李 李 吳 吳 李 李
你？吳國勝！

外邊的那個士兵：「是我，隊長！」

好，你有話進來跟我說。（走向桌旁。）
(理直氣壯地走了進來)隊長！

你鬧些甚麼？

我要反正！

反正？甚麼反正？

我要殺日本鬼子，我要打回東北去！

李 吳 聽，你知道你這是犯法的嗎？

不，我這不犯法。

不犯法？你鼓動弟兄們鬧事，這就應該鎗斃。

呵，隊長，鎗斃？不幫日本鬼子就應該鎗斃？

因為你不服從命令。

隊長，我服從命令，我非常服從命令！可是，我是中國人，我是東北人，我不能不愛我的東北，我不能不愛我的國家呀！

軍人應該以服從為天職，長官的命令，無論你以為對不對，當弟兄的都應該服從。

呵，隊長，這就叫服從？

是的，我是大隊長的部下，我就得聽大隊長的命令。我是你的隊長，你就得聽我的命令。

隊長，不服從命令就該鎗斃嗎？

是的，誰不服從命令，就得鎗斃誰。

那末，隊長，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服從中國政府的命令呵！

我們應該服從殷長官的命令。

殷長官不也是中國人嗎？

……渾蛋，我沒有功夫跟你多說。趙班長，把他送到禁閉室去！

隊長，不，我不能送他去。

怎麼？

我覺得吳國勝是對的。

趙李趙李趙李

甚麼，你也……

是的：我也要反正。不，全隊的弟兄們都要反正。

你們……

呵，隊長，我是東北人我被日本鬼子弄得家破人亡，我的老娘被日本鬼子殺了，我的妹子被日本鬼子強姦死了。隊長，我，我，我不能不報仇，我不能帮日本鬼子，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我求你，我跪下來求你，隊長，你也是東北人，你難道忘掉了你自己的家鄉嗎？隊長，你難道忘了我們的父母姊妹都被日本鬼子欺侮得無

路可走嗎？隊長，只要你肯答應弟兄們反正，我情願讓你鎗斃。

孫
隊長，我實在忍不住了，這麼多年我實在……隊長我求你，我：

陳
隊長，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幫着日本鬼子欺侮自己人的我們不能當漢奸的，隊長！

趙
隊長，我們大夥兒都跪下來求你。（大家都跪下）動手吧，隊長！

孫
只要你肯反正，你就把我們都鎗斃了，我們也甘心的，隊長！

李
……你們都起來吧，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違背上邊的命令。

吳
（突然跳起身來）隊長，我吳國勝是東北人，我不能當漢奸。隊長既不答應我們反正，我吳國勝先來做一個榜樣給弟兄們看看。（他興奮極了，抽出身後的刺刀，朝自己胸口猛然一刀，馬上就倒下了。）

屋裏的人同聲叫出：「呵！」趙班長走過去瞧瞧他的刀傷，撫摸他

的胸口，試試他的呼吸。慢慢地回過身來，向隊長說：

趙 趙

吳國勝死了！

(很低地)死了！

榜 榜

沉默了片刻，站在旁邊好久沒開口的王金榜，被這件事激起了極大的興奮，他像一隻受了傷的野獸似的跳到李隊長面前。

隊長，咱受不了了，咱是一個傻小子，咱不懂得甚麼，可是吳國勝死了是真的，他這一死，給了咱一個教訓，咱甚麼都明白了，隊長，答應弟兄們動手吧，你瞧着吳國勝的份上，隊長，你不能叫咱們全變成吳國勝呵……

趙 趙

(非常嚴肅地)隊長，您答應弟兄們嗎？

(非常痛苦地)呵，弟兄們，我難過極了，我慚愧極了，我的顧慮太多，我逼死了我的弟兄，……現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也是中國人，不但爲了中國，就是爲了咱們的吳國勝，我也不能不答應你們。班長們，請你們相信我，去告訴弟兄們，我們反正！

大家都驚問：「真的嗎？！」

李 當然是真的。◎

好，那我們就動手了！

不要慌，這件事不能張揚出去。

那末甚麼時候動手呢？

今天晚上。

李 孫 陳 李 趙 李 趙 李 趙

是的，今天晚上。

我要去通知第二隊去了。

李 趙 李 趙 李 趙 李 趙
你不必去，我有辦法。你們千萬不能嚷嚷，壞了事，咱們都完了
○安靜一點！聽我的命令。

是。

趙班長，孫班長，你們先把弟兄們帶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
，叫他們安靜一點，進舖好，聽我的信。

趙孫

是，隊長。（出去。）

陳班長，你跟王金榜把吳國勝抬出去，好好地找一個地方安葬了。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知道的，明白了沒有？

陳
明白了，隊長！

李
去吧！

陳班長跟王金榜抬了吳國勝的尸出去。

李隊長呆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心裏正在計畫今晚動手的事情。

張炳奎走到隊長身邊，輕輕地：
(輕聲地)隊長。(李未聽見)隊長。

李
(突然驚悟)呵，甚麼？

金
你真打算今晚動手嗎？

李
……

奎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你們都不明白我。

你難道不贊成反正？

(望了張炳奎一眼)

我想，隊長也是中國人，不會不贊成的。

唔。

隊長的顧慮多。隊長比我們見識廣，想得週到。可是弟兄們也都是一片誠心。忍耐了這些日子，心裏覺得楚扭得慌，所以說起話來，都頂粗野的。隊長總不會不明白弟兄們的苦心。

我明白你們。可是，你們不能明白我。

是，隊長。我們是不明白您。

你的話是對的，我的顧慮比你們多。可是這麼大一件事，能夠不顧慮嗎？城外滿圍着日本兵，稍為有一點不謹慎，我們就白白的犧牲了。

那麼今天晚上，隊長準備怎麼樣動手呢？

奎

李 奎

我約好第二隊的劉隊長跟第三隊的王隊長八點鐘到這兒來開會商議的。

今天晚上可以動手嗎？

大概總可以吧！……現在幾點鐘了！

七點多鐘了。

他們也許就要來了。

藏在裏屋的那個「人」，這時突然由裏邊出來。

人 隊長！

(大吃一驚)呵！你是誰？(隨手拔出了手槍)

我是中央軍第七團派來的代表。

你怎麼敢……你怎麼跑到我屋裏來了！

我是來——

(搶着說)你是來幹甚麼的？

隊長，這位先生是中央軍那邊的代表。弟兄們要反正，怕力量不

李 奎 人 人

李 奎

人 人

李 奎

夠，幾位班長商量，派陳班長到中央軍那邊去接洽，想跟他們取得聯絡，那邊的團長今天就派了這位先生做代表，冒險跑到我們這兒，來跟我們正式接個頭。

李 呵！（慢慢地把手鎗放回原處。）

人 隊長，剛才的事，我都聽見了。我很佩服隊長的見識，這件事，本來應該多加審慎的。可是弟兄們高漲的愛國情緒，也值得我們欽佩，尤其是那位自殺的弟兄，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李 張炳奎去把門關上。呵，先生，請坐。

人 謝謝。隊長，今天晚上，敵團準備向這方面進攻了，打算先解決城外的日本軍隊。爲了使戰事更有把握，我們希望這邊也能在今天晚上發動，好叫日本軍隊腹背受敵。

人 好的，我也是在打算這件事，既然今天晚上貴團能進攻，那末我們這方面一定可以嚮應。其餘的幾隊呢。

我們隊上是不成問題的。第二大隊剛才有封信給我，他們也打算動手，約好聽我們的信。

李人 那麼，隊長可以派人去通知他們一聲。

李人 唔，我馬上就通知他們。第三大隊在城外，他們隊上的隊長們跟弟兄們都不成問題，不過那位大隊長是殷汝耕的表弟，恐怕是困難一點。

人 阿，……（考慮了一會）那末，那邊的事交給我吧，我親自去一趟。

李人 您去？

李人 唔，我去。只要弟兄們不成問題，大隊長我去對付他好了。

李人 那再好都沒有了。

最好您能介紹我去會見他們隊上的那一位。
……這樣吧，您帶我一張名片，去會他們第二隊的徐隊長去。他
跟我接過好幾次頭了。

好吧，那末您這邊就準備着只等城外一起事，這邊就動手。

好的。……不過……

怎麼樣？

不過，萬一失敗了呢？

萬一失敗了，您這方面可以設法向永定河西邊退却，那兒也有我們的隊伍。

呵，對的，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準定這樣辦吧。（拿出名片，在上面寫了幾個字）這張名片，你帶着去會第三大隊的徐隊長吧。好的，隊長，再見。

（伸手與他握緊）再見。

外邊有敲門聲。

誰？

外邊：「是我。」

呵。張炳奎去把門打開。

張炳奎打開門。王金榜急入。

隊長，長官跟日本顧問官由天津來了。

呵！

怎麼殷汝耕來了。

唔。

那末，我們……。

是剛才到的。

大隊長呢？

大隊長在那兒開會。

是嗎？

說不定一會兒就到我們隊上來。

他要來？

是的，我回來的時候，碰見王隊長，王隊長叫我來報告你，王隊長馬上就到這兒來。

那末，你快去通知劉隊長吧。

我已經去過了。

唔。

是王隊長叫我去的。

好吧。回頭隊長們來了，你們到外邊去放着哨，有甚麼動靜，趕緊來報告。

是，隊長。

張炳奎去叫班長們來。

是。（急出。）

（向那位「人」）先生，你可以去了。

是的，我該去了。不過殷汝耕來了！……

沒有關係，我們還是照計劃行事。

不，我是說應該藉這個機會幹掉他。

幹掉他。

你覺得怎麼樣？

……不成問題，我一定想法子。

好極了，那麼再會吧，祝你成功！

大家成功！王金榜好好地送這位先生由後邊出去。

是。

「人」隨着王金榜出去。隊長拿出地圖來看了一會，又燃上一支

煙，張炳奎領着班長們進來。

李 啊，你們來了。我告訴你們，現在一切都決定好了，你們馬上召集弟兄們集合，等我的命令。

班長們同聲：「是，隊長。」

李 等一會，長官跟日本顧問官來了，你們一得到我的信，立刻把大隊長室包圍起來。日本顧問官可以宰掉，殷汝耕可要活的。聰明白了沒有？

班長們：「聽明白了！」

趙大隊長呢？

李能軟化最好，不然也硬幹好了。你們只聽着我的。好，去吧！班長們出去。劉隊長匆匆地跑進來。

李啊，你來了。怎麼樣？

劉我已經命令我隊上的弟兄們準備了。

李啊，好的。

王隊長進來。

(向劉)你先來了？

劉剛到。

張炳答出去。

老殷這時候趕來了。

因為前方的戰事打得不利。

他一會兒要來的。

劉他來幹嗎？

王 聽說他現在在第二大隊訓話，一會兒到我們隊上來，大約也是訓話吧！

李 劉 半夜裏還訓話，這簡直是找死騙。

李 劉 我們究竟怎麼辦呢？

王 劉 我的意思是等他一來，我們就把他扣起來。
對，這是一個辦法。

王 劉 他一定在大隊長那兒休息的，我們把大隊長那兒一包圍，捉活的好了！

王 劉 我對弟兄們說過，叫他們等我的命令的。

王 劉 那麼我們先把老殷弄上了再說吧。

王 劉 第二大隊呢？

王 劉 他們有封信給我，他們全隊都不成問題，只等我們的信。

王 劉 第三大隊呢？

王 劉 已經有人接洽去了，大半不成問題。

劉王這樣就好極了。

現在幾點了？

（看錶）快八點了。

（急入）隊長，大隊長來了。（急出）

啊，他來了？

我們怎麼對付他呢？

我看，讓他來也好，好歹這事也瞞不了他的。

……

劉唔，讓他來吧。

張大隊長輕輕地進來，三位隊長一齊立正。

張 噛，你們幾位都在這兒，很好。你們知道長官來了嗎？
李 不知道。

劉 張長官現在在第二大隊訓話，馬上就到我們隊上來。
李 可是，大隊長，弟兄們的情緒很高漲……

我知道，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找你們的。

大隊長的意思是……

不許他們動！

不許他們動？

是的，不許他們動。

大隊長，這個恐怕辦不到。

辦不到。

不是我們不肯這樣做，實在因爲弟兄們太……

哼，當隊長的不能約束士兵，這是一個正當理由？
大隊長，我們也嚴厲地懲罰了他們好幾次，可是，這件事不比別的，我們不好太壓迫他們了。

爲甚麼？

因爲我們沒有理由壓迫他們。

怎麼沒有理由？

張　王　張　李　張　李　張　王　張　王　張

劉 他們的要求是對的，他們是中國人，不願意帮日本人欺侮自己，這誰也不好勉強。

張 當軍人的以服從爲天職，誰能反抗官長的命令？

李 可是也應該有理由呵！我們也是中國人！

張（無話可辯）……唔，可是，我們當軍人的，不應該管那些，對也得服從，不對還是得服從。

李 那末大隊長的意思是……

張 誰鬧事就槍斃誰！

大家都沒話說，沉默了片刻。

張 長官馬上要來訓話，我把這個責任交給你們幾位，我希望能夠平安無事。

李 不，大隊長，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張 甚麼？你們……

王 是的，我們負不了這個責任。

張 那麼，你們的意思是順着弟兄們幹？

王 不，我們不是順着弟兄們幹，我們是……
李 不，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應該順着弟兄們幹。
張 好，你敢……

張炳奎，突入。

奎 報告，長官跟日本顧問官到我們隊上來了，現在在大隊長屋裏。
張 好。……

李 （搶着說）張炳奎，你去通知班長們，殷長官已經來了，聽見了沒有？

奎 是，我知道。（急出）

張 好，隊長們，我去了，我希望你們能……
李 不，大隊長你不能出去。

張 爲甚麼？

李 外邊危險！

張 危險？

李 你聽！

外邊人聲漸起。

呵，這是幹甚麼？

大隊長，隊上的弟兄們要反正了。

反正？

是的。大隊長，我不能管束弟兄們，大隊長槍斃我吧！
外邊喊殺聲大起了，夾着還有槍聲，鞭砲聲。王金榜飛跑進來。
榜 隊長，城外第三大隊反正了，錢大隊長被人刺死了，第三大隊已
經跟日本軍隊開火了。

呵，這是怎麼回事？

李 大隊長，這是三千弟兄的公意，他們是中國人，他們不願意幫助
日本鬼子！大隊長，我們隊上弟兄們一向是擁戴你的，你正式下
命令讓他們動手吧！

不能，我不能這樣放縱他們！

李 那末，出了事，我們就不能負責了，大隊長！

張 （拔出槍來）哼，你們敢——（三個隊長都拔出槍來，圍住大隊長。緊接着會長勝急入）。

曾 大隊長！你的屋子被弟兄們包圍起來了，日本顧問官被趙班長殺了。

張 長官呢？

張 長官被弟兄們綑住了。

張 呵！這還了得！外邊現在怎麼樣了？

曾 第二大隊跟我們隊上都動手了。

（知大事已去，槍慢慢放下）呵！

王 大隊長，這是名正言順的事，你還是早點下命令吧！
劉 不能再遲延了！

李 曾長勝，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在這兒召集弟兄們訓話！

曾是。（急出）

大隊長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屋裏的幾個隊長仍拿槍對着他。外邊的喊殺聲，漸漸逼近這屋子了，一會兒趙班長拿着一柄大刀衝進來。李隊長朝大隊長一指。

大隊長！

（突然驚覺）呵，你！

趙 報告大隊長，日本顧問官被弟兄們殺了！殷汝耕被弟兄們綑上了！弟兄們現在外邊等候大隊長的命令。

張 命令？

反正的命令！

（故意地舉起手槍）趙班長，去對弟兄們說，大隊長不許弟兄們鬧事，誰敢不聽命令就槍斃誰。

呵！（明白了）呵，是隊長！

趙班長跑到門口，大聲叫：『喂，弟兄們，大隊長說不准我們反

正，誰要反抗命令的就槍斃」！

外邊的士兵們一陣狂吼：

『不成，不成！』

『不讓反正，咱們就殺呵』！

『……』

趙 趙
（跑到大隊長面前）大隊長，你聽見吧？

張 我……

外邊羣衆聲音更大：

『我們不能等了！』

『反正呵！殺呵！』

李 大隊長，你決定了沒有？

（大刀一晃）大隊長，我們不能等了！

（逼得無路可走）好……你們反正吧！

三位隊長走到大隊長面前，敬禮，同聲：『謝謝大隊長！』王陳

李

二隊長興奮跑出。
 （跑到門口）弟兄們，大隊長有命令，本隊反正！
 外邊：

『大隊長萬歲！

殺呵！』

『反正呵！』

『反正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東北去！』

屋裏的人只有張大隊長默立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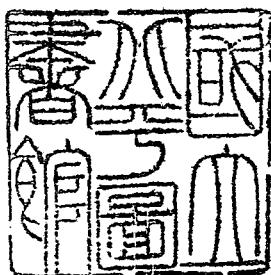
（突然被砲聲震動）呵！

（拿起槍，異常興奮地）

呵，反正了！（跑出）。

外邊：喊殺聲，槍聲，人聲，砲聲，機關槍聲。——

——幕落——
二十六，九，二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部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反 正（獨幕劇）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匯費

封面木刻 王大化
著者 洗羣

版權

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
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 吟章紙業印刷局
地址：長沙市中山東路
電話：第七百四十二號

書叢小劇戲時戰校學劇戲立國

